



宫闱秘事

袁世凯



●李兴盛 编著
●房德胜



哈尔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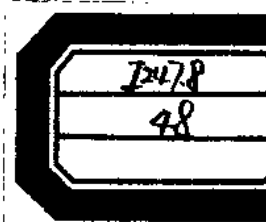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凌 欣
封 面：姜录、象群
插 图：刘冀文

袁世凯宫闱秘事
李兴盛 房德胜 编著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牡丹江印刷厂印刷

16开本4.25印张100千字
1988年第1版 1990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20,000—40,000册

ISBN 7-80557-001-9/I · 1 定价：1.90元



目 录

上 编

幼学国胤	(1)
侮虐居邻	(1)
争人械斗	(1)
戏侮父友	(2)
杀猫警众	(2)
戏侮塾师	(2)
牛夫人亲自教书	(4)
少年时之文字	(4)
食量惊人	(4)
窥视西洋女子	(5)
偷香窃玉	(5)
袁克定之命	(6)
落魄上海	(7)
阮忠枢助金袁氏	(8)
发迹开始	(8)
发迹的另一说法	(8)
结识李莲英与练兵小站	(8)
与幕僚秘密冶游	(8)
龙须	(8)
士兵头脑中只有袁的偶像	(8)
计杀大师兄	(11)
设毒计杀妾害仆	(12)
依仗金钱势力	(12)
梁士诒得知遇	(13)
与李莲英密谈	(13)
潜伏称帝之心	(14)
西席做假东床	(14)
对诸妾防范严密	(15)
最爱他的幼子	(15)
钓鱼重赏乡民	(15)
评论革命人物	(15)
恐吓孤儿寡母	(16)
怕暗杀逃入英国使馆	(16)
相信星士的话	(16)

下 编

受地师之骗	(17)
喜以土语骂人	(17)
北海射鸭	(17)
琼岛古碑	(18)
蝗者皇也	(19)
赤龙佳兆	(19)
玉龙杯	(20)
关于颐和园的预言	(21)
皇帝梦之谶语	(21)
辜负威廉须	(21)
乾隆须	(21)
万绿丛中一点红	(22)
候补皇帝与候补宰相	(22)
妓女请愿团	(22)
乞丐请愿团	(22)
皇帝与乞丐	(23)
朕为民国总统	(23)
花面登场	(24)
皇帝行	(24)
皇帝	(24)
皇帝之官样文章	(25)
皇帝之贺表	(25)
皇帝定义	(25)
皇帝供害	(25)
皇帝总统	(26)
皇帝还有假的么	(26)
中西合璧之元首	(26)
民有二王	(26)
梁上燕	(26)
如何将我比曹操	(26)
原来他供的是宣统万岁爷	(27)
元元节	(27)
龙旗之笑谈	(27)
大行	(27)
皇帝兵与太子兵	(27)
我不与疯子计较	(28)
女太监	(28)
两个破天荒	(28)

外人评袁世凯.....	(28)	电话秘语.....	(39)
放大照相.....	(29)	未来之皇妃.....	(39)
再世人.....	(29)	陷我不义.....	(39)
他也学小老婆放刁么.....	(29)	除去不字.....	(39)
奉旨吸食鸦片.....	(29)	纪念铜币.....	(40)
谁为皇后.....	(30)	袁氏忌黄.....	(40)
皇帝吃龟肉.....	(30)	龙袍的传说.....	(40)
皇帝不必读书多.....	(30)	袁为东方拿破仑.....	(41)
杨度不封爵之懊丧语.....	(30)	卫兵荷废枪.....	(41)
中国何能没皇帝.....	(30)	明太祖画像自动.....	(41)
双料贵人与驸马皇帝.....	(31)	便壶上的龙.....	(41)
干儿笑史.....	(31)	衣笥中之蛇.....	(42)
袁入国成国字.....	(31)	皇帝之亲家.....	(42)
杨度自比太公.....	(32)	坟丁之趋炎附势.....	(42)
孙胡之婿袁.....	(32)	禁食龙眼.....	(42)
梁士诒索首相.....	(32)	御果与御史.....	(43)
财神见玉皇.....	(32)	食玉食金之术.....	(43)
大骂袁术与袁崇焕.....	(33)	今上与陛下.....	(43)
袁世凯与袁崇焕关系的另一传说.....	(33)	自取其辱.....	(43)
保世克家.....	(33)	袁世凯之趣谈.....	(44)
天文家之献媚.....	(33)	袁世凯与薛大可.....	(44)
民间洪宪.....	(34)	袁世凯论帝制.....	(44)
以弟视阮忠枢.....	(34)	袁世凯之皇帝.....	(44)
陛下莫呼我为阮胡子.....	(34)	袁世凯之怀诗.....	(45)
吐哺握发.....	(34)	袁世凯父子狱.....	(45)
幽默家之谐语.....	(35)	忽谈政事，敢于严究.....	(45)
君臣谈天.....	(35)	慰享有妹.....	(45)
身着胡服.....	(35)	家庭革命.....	(46)
龙王与阎王.....	(35)	袁乃宽之改字.....	(46)
玉皇大帝敕封南海龙王.....	(36)	袁不同命名之意.....	(46)
猴子精与龙精.....	(36)	袁不同为祖宗雪耻.....	(46)
死侯与死猴.....	(36)	不准袁不同姓袁.....	(47)
变《四书》为《三子书》.....	(36)	粪夫评论帝制.....	(47)
狗矢不知.....	(37)	测字叟之言.....	(47)
龟板即十三太保.....	(37)	八十三日之预兆.....	(47)
你高一等我低一级.....	(37)	五等爵巧合八十三数日.....	(47)
夫妻反目.....	(37)	避讳的预兆.....	(48)
藏匿床下.....	(38)	梁士诒之拍马屁.....	(48)
争夺玉佛.....	(38)	万急易万岁.....	(48)

知他说的是假话·····	(49)	毕竟老妾多情·····	(55)
以天下传婿·····	(49)	临死严诫两子·····	(55)
筹安不安·····	(49)	称朕而气绝·····	(55)
钦命都督·····	(49)	死不瞑目·····	(55)
天无灵也·····	(49)	袁克定使妇割股·····	(55)
咒术无灵·····	(50)	二少奶奶割臂·····	(56)
自知与洪宪共亡·····	(51)	死龙蟒·····	(56)
劝进书之珍藏·····	(51)	猎艳及于儿媳·····	(56)
尿毒与梅毒·····	(51)	春藕斋中的风情·····	(57)
汤卧果之异·····	(51)	杨度见鬼·····	(58)
心疾·····	(51)	可谓从龙忠臣·····	(59)
术士索命·····	(52)	急泪·····	(59)
皇帝之相思病·····	(52)	醒世诗·····	(59)
不相信西医·····	(52)	有人说袁假死·····	(59)
少年时光不复来·····	(52)	吊项城诗·····	(59)
观音之诗谶·····	(53)	十六御妻·····	(60)
亡八亡于八·····	(53)	十七皇子·····	(61)
讳疾二则·····	(53)	十四公主·····	(62)
陈宦之催命符·····	(53)	小凤仙与蔡锷·····	(63)
同你一齐死·····	(53)	吊新华宫曲·····	(64)
杀死爱妾·····	(54)	袁世凯生平大事年表·····	(64)
官赐血渍·····	(54)		

幼学匡胤

袁世凯从小就非常机警，稍长，其聪明远远超过其他孩子。有一次，乡民雕金演戏，其母刘氏携带着袁世凯去观戏。当时，台上正演《陈桥兵变》的故事。袁世凯见许多将卒，把黄袍披在一个赤面伟丈夫身上，就私下问刘氏：“这个红脸大汉是什么人？”刘氏说叫赵匡胤。袁又问：“赵匡胤是什么人？”刘氏说：“赵匡胤是周朝的将领，这时众将领正在拥戴他做皇帝，代周而有天下。”袁世凯听了，默然久之，若有所思。等回到家中，立刻招集众仆人，环已而立，并命人取衣披其体，然后自己效法戏中赵匡胤的样子，迈方步，左盼右顾，洋洋自得，众家人皆窃笑不止，认为是小儿常态，但哪里知其帝王欲望，小时就已产生。



侮虐居邻

袁代居住在河南项城东门外三十里，由于族属甚繁，于是在周围筑了一道围墙，人称为袁家寨。袁家寨左侧，有周姓豪家，也聚族而居，即周家寨。两方相距，不到半里，世凯六七岁时，经常与其族兄弟聚集在周家寨门外广场上，踢球、舞枪弄棍，喧哗之声，直达户内。周某被扰得心烦，就出门撵他们走。这些孩子见状，吓得直跑，惟独袁世凯不仅毫无所惧，反而撮泥泞掷之，以致沾污了周某的衣服。周某愤怒地把袁世凯拽到其父处，把事情经过告知其父保中。保中用竹杖痛责了袁世凯，并赔了不是。从此袁世凯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不久到了端午节，袁世凯预先找到一个圆筐，在内放了许多粪便，又捉了十余只田鸡，放入筐内，然后紧紧封固。布置完之后，找来一个僮仆，伪言这是其父赠给周某的礼物。仆人受命，携带此物而去。周某不知其中有诈，以为保中送来好东西，就打开了筐子。冷不防，田鸡跳了出来，吓了他一跳。这时田鸡由于在筐内蛰居很久，遍体沾满粪便，现在骤然出来，就钻跃跳掷，从而使周某的衣服，甚至屋内的桌椅箱柜等，无不沾满粪便，奇臭无比，令人作呕。周某愤极，就找袁保中算帐，责其不应戏弄自己。保中惊愕了很久，无辞以对，就召来童仆。当他问明真相后，知是世凯所为，就狠狠地鞭撻了他，然后亲自登周家门谢罪，其事才算了结。

争犬械斗

袁世凯家居时，无所事事，凡是吃喝玩乐之事，无不酷嗜，尤其喜欢蓄鸽、养鸟、斗鹌鹑、促织等游戏。又用五金，购买了一

只柔毛小狗，长尺余，毛黑而有光泽，且善解人意。给它食物，它会象人那样立起来，并做出作揖的样子。袁世凯非常喜欢它，经常跟它一块饮食坐卧。有一个仆人，曾经无意中采了此犬的足，使它不能行走，袁世凯就用鞭子责打仆人，几乎把仆人打死。袁之邻村，有一个姓黄的地头蛇，富有资产，横行乡里，并蓄养了死士（指亡命之徒）十余人，出入传呼，威风凛凛。一天早晨，袁世凯携带其犬在田边散步，忽然看见一只兔子，从草丛中窜出来，袁族犬追此兔，而自己就站在田间等待着。犬追兔，追了几里地，迷失方向，就在黄某村边旋绕徘徊。黄某的仆人发现此犬，便把它抱了回去，献给主人。黄某见了，也很喜欢此犬，就豢养起来。袁世凯久等不归，知犬已丢，就张贴启事，悬赏寻找此犬。有人将黄某获犬事，告诉了他，他立时登黄某门坐索，黄某并不隐讳此事，但却说是用十金买来的，如果要犬，必须也拿十金，袁责备他欺骗自己，于是百般辱骂。黄某大怒，喝令健仆与之动武。袁见来势汹汹，知道自己一人打不过他们，就抱头鼠窜。回去后，邀请了许多狐群狗党，到黄某村前挑衅。黄某早有戒备，见状就率死士一拥而出。双方一场恶斗，死一人，伤者不计其数。远近村人前来调解，双方均不同意，这事被项城县官所知，率队前往，严厉呵止，双方才罢手。事后，双方打了一年多官司，才算了结。袁保中既受惊吓，又恨生子不肖，而得了病，过了一个多月，就一病身亡。

戏侮父友

袁保中性喜交友，尤喜与文人相结纳。同邑中有秦某者，是个秀才，素负文名，保中对他非常敬重，经常邀请他来家宴饮。秦某对于袁世凯俨然以父辈自居，而且还对保

中说袁世凯性情顽劣，应该严加管教。世凯听了，恨之入骨，蓄意报复。不久适值保中，五十寿辰，这一天，宾客如云，争来祝寿，秦某也来了。袁世凯知秦某喜吸旱烟，就预先购买了许多巴豆，这时将它碾成碎粉，掺加烟中，然后装作非常恭敬的样子，把烟呈给秦。秦某不知，取而抽此烟。一会儿，下气外泄，屁声达四座，诸客人掩口吃吃而笑。秦某窘态万状，未终席偷偷而退。

杀猫警众

袁世凯之嗣母牛氏，性喜蓄猫，给每个猫起了很文雅的名字，白的叫玉雪，黑的叫乌金等，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并把这些猫训练得俯首贴耳，进退如命。不论哪只猫，如果没有呼唤它的名字，虽然有鱼在前，也不敢争食。一天，某只猫，偶然之间，没有听命，争夺一块鱼骨。袁世凯在旁见了，大怒道：“小畜怎么敢这样无礼呢？不杀之，何以警其他？”于氏刚想说些什么，只听“嗷”的一声，这只猫已死于袁世凯的杖下。于氏责备他过于残酷。他正色道：“大丈夫赏罚分明，才能治理天下大事，妇人女子之仁，哪里能知这个道理呢？”说罢，拂然而去。袁世凯手段之残酷，于这等小事，已见其端。

戏侮塾师

袁世凯幼年时凶猛好斗，放荡不羁，平时与同族兄弟世廉、世敦、世传游戏玩耍，稍有触犯，就拿鞭杖打人。这些兄弟由于远远不是他的对手，因此常常挨打。其父袁保中多次教训他，斥责他，但他仍不改悔。六岁时，保中请了江淮老儒王志清做启蒙老师，希望他能读书上进，显亲扬名。王志清

发现袁世凯天资聪明，但很调皮，就想把他引入治学之路，因此对他要求非常严格，尤其是学业上的督查，超过其他学生。袁世凯放荡已惯，不受约束，对此深以为苦，因此对其师怀恨在心，视如寇仇，于是就伺机报复，侮辱。

每逢夏日中午，其师必坐在一张漆椅上，袒露背部，靠椅假寐。袁世凯见状，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于是偷偷地在椅背上画了一个乌龟，墨迹干后，就不清楚了。这天，其师又靠椅假寐，等到醒来，由于出汗，袁世凯所画之龟，就反印在其师背上。学生们见状，都匿笑而不敢言。其师讲课时，发现学生们神色有异，就厉声责问。一个学生被迫说其师背上有一乌龟之图，但又不敢说是袁世凯所画。王志清心疑是世凯所为，但由于找不到证据，只好把学生责骂一番而已。

有一次，讲《论语》。当讲至“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时。袁世凯突然问道：

“所说朋友，是博友呢？，还是酒友？先生未曾明言。但就下文观之，应该是饮博之徒。”其师斥责他是胡说八道。袁世凯反问道：“如果是我胡说，为什么这段文字，不明言是学友呢？”老师听了，张口结舌，不能答对，于是又引起学生们一阵哄笑。

又有一天，上书法课，学生们想要出外取水研墨。其师坐在堂上，疑心他们是借此机会出去嬉戏，于是以目怒视。学生们见状，都不敢出屋，同桌的学生，就以口中的唾沫代替水。但袁世凯却取来一个水壶，在壶中便了一泡溺，然后以溺研墨，于是臊味满室，同桌学生捧腹而笑。其师走过，严厉责问，询得实情，想要斥责。袁世凯却振振有辞地说：“先生禁止我们出户取水，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这样做。”课堂上又是一阵哄堂大笑。王志清无词以对，气得浑身乱颤。这样，他与袁世凯之间的矛盾更趋激化。

这位王先生开始教书时，是寄宿在私塾中。到盛夏时，天气炎热，就搬回家里住，每天早来晚归。袁世凯发现老师每晚都回家，心里暗暗高兴。一天，他捉了数百只萤火虫，紧紧地握在手掌中，躲在路边，悄悄等待老师路过这里。天色昏黑，他发现老师走了过来时，就用两手掌用力相搓，把手中的萤火虫揉成碎粉，涂到自己的脸上，并突然窜了出来，满脸萤光闪烁地站在老师面前。王先生被这突然出现的怪物，吓了一跳，疑心是鬼，大叫一声，失魂落魄，踉踉跄跄地往家就跑。到家就病倒了，卧床数月才痊愈，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走夜路。后来他听说这是袁世凯的恶作剧，极度愤怒，知道袁世凯已顽劣不可教，于是就要求辞职。保中狠狠鞭打了儿子，向老师赔礼道歉，企图挽留先生，但遭到拒绝，于是袁世凯只好跟随他过继的母亲牛氏太夫人读书了。



牛夫人亲自教书

青年时代的袁保庆跟随叔父袁甲三平定稔军起义，因战功卓著被清王朝封为道员，从此官运亨通，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可是到了四十多岁，还膝下无子，于是就把袁世凯过继为嗣子。保庆夫妻十分钟爱他，中氏是大家闺秀，精通四书五经，她坚持经常为袁世凯上课，让他在内室里读书，不许迈出房槛一步。对此安排，袁世凯感到十分烦闷，但又没有办法反对。本来他天资聪颖超群，经嗣母约束一年，诵读四书五经已能琅琅上口，特别是对内容讲解领会得极为深刻，并且能触类旁通，做到举一反三。牛氏十分喜欢，经常抚摸他的头顶深情地说：“如果你能专心攻读学业，将来是我家的千里驹啊！”世凯连连点头答应。但是他的顽皮好斗的野性并没有减退。每当读书的余暇时间，常常和几个健壮的仆人作骑马踢球的游戏，不遂意就用力殴打仆人，因为他是小主人，又很有力气，仆人们不敢和他较量，私下都称他为“泼赖公子”。

少年时之文字

袁世凯写文章，文字很不雅驯，他的《圭塘唱和集》，庸劣肤浅，实无可取。但由于他天性敏捷，因此一种桀骜不驯之气，经常流露在字里行间。少年时就是这样，偶有所作，往往使老师宿儒，见而咋舌。他刚入塾读书时，老师作《新秋》诗，只吟出了一句“一二三点不成雨”，苦吟了半天，仍没有吟出下句。正在冥思苦想之际，袁世凯来了，见其师双眉紧锁的样子，便询问原因。老师说：“非孺子所知也。”袁再次询问，老师才如实以告。袁应声道：“何不对

以‘东南西面皆有风’呢？”其师为之惊叹不已，说：“此子非凡鸟也。”按袁此句并不雅驯，但从对仗角度看，确实是对上了，而且出口即成，可见其天资敏捷。又有一次，老师叫他做一篇八股文。他写了破题“道千乘之国”一句后，想了很久，再也写不出了。这时，恰巧其师与客人下围棋，并且催促他快些交卷。他忽然心中一动，匆匆书于纸尾道：“道千乘之国，若著此局焉。夫著棋不厌诈也，治国亦不厌诈也。治国非如著棋乎？”其师看完，大惊失色，就把棋子推乱而起身，然后把这篇文字送到其养父袁保中处说：“这个孩子志不小，苟不慎之，覆家灭门，也是可能的。”保中看了，也感到有些害怕，就命人召来袁世凯，责骂了一顿，但世凯顽劣之性仍不改悔。

十八岁时，他作了《咏怀诗》十几首，名为律诗，其实音节多不谐。现录二首，可见他少年时，就萌发了帝王野心。诗曰：

人生在世如乱麻，谁为圣贤谁奸邪？霜雪临头凋蒲柳，风云满地起龙蛇。治丝乱者一刀斩，所志成时万口夸。郁郁壮怀无人识，侧身天地长咨嗟。

不爱金钱不爱名，大权在手世人钦。千古英雄曹孟德，百年毁誉太史公（按此句出韵，而且不知是指何而言）。风云际会终有日，是非黑白不能明。长歌咏志登高阁，万里江山眼底横。

食量惊人

袁世凯的饮食量很大。童年时代，他随叔父袁保庆南下扬州，曾住在张亮基家。他每餐吃的食物超过一个壮汉的饭量。张家平常每顿饭有六大盘菜，袁世凯瞬间就把所有的菜都吃光了，以致同桌吃饭的人还没等吃就没有了，对此都很惊叹。张亮基有个内侄甲某，平时以大肚汉而自诩，他见袁世凯

吃饭的样子不服气，就拿来熟鸡蛋二十个、馒头十个，对袁说：“你能把这食物立刻吃光，我情愿输给你十千钱”。袁世凯则毫无难色地吃光了所有的食物，伸手向甲某要钱，甲却没有钱。袁世凯说：“你能象我一样吃掉同样多的食物，我就不要钱了，否则我决不罢休！”甲某没有办法，只好勉强吃掉了这些食物，吃完后腹部膨胀得象个大鼓似的，卧床大病一个多月才痊愈。这件事后来被老师听说了，就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因此袁世凯就不去私塾读书了，经常独自出去游玩，平山堂、小金山、法海寺等扬州名胜，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窥视西洋女子

鸦片战争废除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外交政策，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不断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先后开放了上海、广州、天津等沿海城市做为通商口岸，并允许外国人在内地居住、自由传教，游历和经商，中国沦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南京是我国东南部的大城市，是南北交通的枢纽，城内也相继建起了许多外国教堂。一天，袁世凯和哥哥袁世敦路过三牌楼附近某国的教堂后墙，听见墙内有女子的笑语声，不禁好奇，想偷看看，由于院墙有六尺多高，而袁世凯的个子又很矮小，因此他就让袁世敦象鹰一样蹲在墙边，自己两脚踩在哥哥的肩膀上，伸头向墙内看。见有三、五个西方女子坐在草地边摇椅上，都解开了上衣，袒露前胸，互相抚摸着取笑。袁世凯见她们皮如白雪，肤如凝脂，不禁神驰目眩，不能自制，就轻声咳嗽，挑逗她们。这几个西方女子发现有人偷看，却假装不知道，用欧洲活派侍女出去报告了主教。这时袁世凯只顾自己贪饱眼福，不肯下来，袁世

敦在下边支持不住了，喊他下来，他不听，大骂他，他也置若罔闻，气得突然起身，把袁世凯摔倒在地上。

世凯刚从地上爬起，拍打身上沾的沙土，就见来了一个紫须、碧眼的少年，对他挥着手，声色俱厉，虽然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但是揣度意思是责备他不应该爬墙偷看。袁世凯想逃跑，而这个西洋少年扯着他的衣服就走，没办法袁世凯只好拉着世敦同去。南京城北一带比较偏僻，居民稀少，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就更加荒凉了，从前的房屋经过战乱都变成了一片瓦砾、废墟，因此教堂四周人烟绝迹。袁世凯被西洋少年拉着走，心里暗想凶多吉少，想寻找机会逃跑，又苦于没办法，这时刚巧经过一片低洼地，中间积了很深的雨水，他急中生智，骤然停步，突然用拳猛击这个西方少年的下巴颌，那个人没防备，猛地向前跌倒在水中。

这时袁世凯拉着袁世敦快跑，跑出几里地，才松了一口气。那个西方少年在水中慢慢游上来，爬起再追已追赶不上了，只好告到官署。官署以不知姓名，没办法追缉、逮捕为理由，说了许多好话赔罪，这件事方才平息了。

偷香窃玉

袁世凯二十余岁，随其从叔保恒居京。这时，京师虽有妓院，但由于禁令森严，不敢公然卖笑，士大夫出入妓院，如被巡街御史侦知，就会被劾革职。袁世凯生性好色，总想问津，但由于妓院不公开，他初到京师，人生地不熟，无门可入，于是只好寄情于偷香窃玉。

其邻居某姓者，山西太原人，以翰林留滞京师，非常清贫。一妻一女，均有殊色。其妻三十多岁，女仅十六七岁，年轻美貌。袁世凯在偶然的会，见到该女，惊得魂消

神散，就千方百计地企图把此女弄到手。当他侦知该翰林很清贫，就心生一计，他命腹心仆人，去求翰林的书法，并时时酬以笔金。翰林对于袁赠送过多的笔金，表示惊异。仆人说：“我家公子，幼年父母早卒，依叔父以居。其叔管教极严，将公子禁居一室，不叫他读书。公子偶然读书，苦无良师，因此命仆前来，想要拜先生为师。区区束脩（指送给教师之酬金），怎么能谈得上多呢？”翰林喜欢袁之好学，就说道：“有侄如此，不使求学，叔之过也。”因此又说：“汝家公子，能从我游处吗？”仆人摇头道：“否！否！主人监察极严，只有在夜间才可偷偷出来。”翰林听了，想见袁之心更切，因此约定某日夜间相见。

到了这一天傍晚，袁世凯按期而至，但是翰林却没有在家。原来，袁之仆人预先串通某官员，邀请翰林赴宴去了。翰林估计黄昏即可返回，不会失约，因此就去了。既入席，该官千方百计地挽留，这样，至夜半，翰林还不能脱身，因此坐卧不安。想要告知主人有约会，但由于是深夜之约，又不便于启口，只好闷闷而坐。这时，翰林妻女听袁来访，由于平时已听翰林谈及此人，心中仰慕许久，鉴于主人又不在家，因此其妻决定出面接见，而其女也在屏后窥视。袁少年风度，本自不凡，加上极力修饰，更增秀媚。他以师母之礼拜见翰林之妻，接着诉说了被其叔虐待之苦。妇女本来心软，听了几欲泣下。后来又谈到拜师之事，翰林之妻更喜其有志向学，不禁脱口问道：“公子曾否娶妻？”袁世凯听了正中下怀，立刻答道：“尚未。”其时这时他已娶了于氏，并生了长子袁克定。翰林妻叹息道：“可惜寒家无福得此东床佳婿也。”袁闻言，立时伏地说：“师母之话，可是当真？”翰林妻道：“怎么不真？”说完，略停片刻，又道：“虽然如此，但此事终须拙夫作主，请容我们商量一下，明天复命吧。”袁见事已将就

绪，就托言夜深，订了后约而别。次日早晨，翰林归来，其妻告以昨夜之事，并说想要把女儿嫁给袁世凯，翰林也表示同意。仆人听到这个消息，告诉了袁，袁欣喜欲狂，只是在设法防止其叔父知道。

过了几天，仆人再去，翰林却闭门不纳。又过了三天，袁世凯亲自去访，但该家已迁居他去。袁知其谋已经泄露，但又无可奈何，在门外徘徊了很久，空抱人面桃花之感而已。原来，翰林也想把女儿嫁给袁，但这天晚间，在友人的席上，偶然打听袁之家世与为人，座中有了了解情况的人，就说起袁世凯是个无赖少年，并列举了他的许多劣迹。翰林听了，气得眼前发黑，且愤且恨，深喜尚未堕入其术中。但此丑事又不便于告诉别人，只能自悔自责，于是急迁居别处以避之。以上是根据袁的仆人所言，因为此事除袁世凯主仆及某翰林外，别人是不知道的。

袁克定之命

长子袁克定初生时，袁世凯曾命盲人为之推命。盲人推算了半天，大惊道：“时日没有错误吗？大福命，也是大凶命啊！”袁世凯问：“何谓大福命？”盲人说：“除天子外，无人可与比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袁世凯沉默了很久，又问：“何谓大凶命？”盲人说：“此子腾达之日，即其父丧身之日。我认为民间不应有这种福命，既有了，又不应与大凶并存，这真令人不可理解啊！因此我疑心时日有误。”盲人这样说，袁世凯已经默喻其理，自己认为克定后日当为天子，但他登极之日，就是自己丧身之日。既然这样，我何必不先夺取天下呢？因此其称帝的野心，早萌于数十年前。

落魄上海

天津人徐世昌（字菊人），破落官僚家庭出身。穷困潦倒时，曾在河南陈州当家塾先生，教儿童读书，与在家乡闲居的袁世凯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往来密切。当时徐世昌想进京应考，又为缺少旅费而发愁，袁世凯知道后，慷慨解囊，大力资助，并标榜这是道义之交，而不是势力之交。徐世昌返回故乡后，两人书信来往较少，又过了几年，徐世昌听说袁世凯已把家产挥霍大半，生活处于窘困状态，就写信劝慰他。信的大意是，您家祖居高官，许多世交，现居高位，您为什么不出外谋个职务？这是关系前途的大事啊！而你却象个拘谨的小儿，整天游荡，这是自暴自弃啊！袁世凯被他的一片诚心所感动，立即收拾行装来到上海，准备去投奔王雁臣。

王雁臣当时任上海水利厅的同知官，见从项城来的袁世凯，象战国时期苏秦裘敝金尽的潦倒样子，就问他：“慰庭，你怎么贫寒到这个地步了？你父亲留下的遗产並不薄啊，不在家安居乐业，来上海做什么？”袁世凯自怨自恨地讲述了艰难的处境，乞求给自己寻求一个安身之地。王雁臣说：“你一个娇生惯养的贵公子，中原的遗产都守不住，又怎么能在上海这个人海之中寻求生存啊！”看着袁世凯悲伤的样子，又叹息着说：“姑且住到我这里，以后再慢慢想办法。”袁世凯被留下后，就刻苦勉励自己，每天只在水利厅里闭门读书，学作文章，练习书法和写笔记，一直两个月也没偷着出过门。王雁臣每天出来进去，都悄悄地观察他，见他安静地读书，已经痛改从前的恶习。检查他的笔记，文章渐渐有条理，语言通畅，已能表达明确的意思了，就夸奖勉励他，使他愈来愈进步了。又过了十几天，袁

世凯依然象开始一样不懈用功。王雁臣高兴地对他说：“我看你已痛改前非，你的素质本来很好，只要今后不偷懒，一定能自力更生。但是你来投奔我，我接触社会面很小，没什么大事可做，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同知，没有能力为你谋划一个出人头地的位置。统领吴长庆非常念旧，他与你家本是世交，又



与你父亲关系很密切，你去投奔他，一定不会遭到拒绝。我再为你写一封推荐信，你拿着找他去，一定能得到一个理想的位置。”于是，袁世凯告辞了王雁臣，往山东登州，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

阮忠枢助金袁氏

袁世凯从上海赴山东，是从海上而行。在船中，遇到一个读书人，二人略一接谈，就臭味契合，相见恨晚。袁世凯询问其姓氏，他回答：“姓阮名忠枢，这次北上京师，为的是参加春闱会试。”接着又反问袁世凯：“君欲何往？”袁世凯如实地诉说了自己的经历，并把自己的窘况，如实地告诉了他。阮忠枢听了，很表同情，慨然赠以百金，壮其行色。袁世凯拜而受之，慨然道：“他日苟有尺寸之进，誓不忘公之厚惠也！”等船到了山东，袁世凯首先登岸，与阮忠枢洒泪而别。

发迹开始

袁世凯投奔吴长庆后，开始，吴长庆认为他是无才之辈，只是看在死去的好朋友袁保庆的面子，可怜他贫困潦倒、无依无靠，就收在门下做食客。吴长庆虽是武夫出身，但却有礼贤下士的虚名，他的幕僚聚集了一批名士才子。袁世凯初到，向这些幕僚们施礼拜见，但他们都很傲慢，不予理睬，象没有看见他似的。只有掌管公文案卷的某公很谦虚，平易近人，以礼相待。袁世凯和他谈论治理军队的方法，他感到很符合实际情况。

随着不断的接触，某公和袁世凯愈来愈投合，很器重他。恰巧这时营务处缺个总办，吴长庆为人选问题很为难，布署某公写信请求李鸿章调遣北洋军中的某员来此上任。某公说：“奇怪，何必舍近求远呢？”吴长庆说：“我看幕僚中没有胜任的人，所以从外面调人。今天先生说舍近求远，试问近者何人能担任这个职务？”某公说：

“袁世凯”。吴长庆却大笑说：“这个人的能力是食客中的末流，我把他当做已故朋友的儿子收留下来，站岗放哨尚且不称职，何况承担这个重任？先生大概开玩笑吧。”某公严肃地说：“你的幕僚虽然不乏多才多艺的人，然而没有象袁世凯这样能干大事业的人，我怎么敢戏弄大人？况且，大人从北洋军中调人，您所要的人未必肯来，就是肯来，立即动身也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期间也得派个人代理吧，何不即刻委派袁世凯代管？他是您好朋友儿子，从此，他如能涤除恶习，就成全他，不成才早晚都可换掉他，又有什么坏处？”某公坚持己见，反复说服吴长庆，于是就委派袁世凯暂时代理营务处总办职务。

袁世凯到任后，做事勤奋、机敏。每日都亲自查夜。一天，他遇见七个士兵在军帐中赌博，立刻抓起砍头。以后他到各营视察，士兵都吓得浑身发抖，丝毫不敢触犯军令。这一消息传到吴长庆处，他十分高兴，奖励了袁世凯，认为他确实能治兵，有应变才。时逢吴长庆要调的人不愿意来，就正式启用袁世凯担任营务处总办。从此，袁世凯在朝廷闻名三十年，要说功业，还是由这里开始的。

发迹的另一说法

关于袁世凯的发迹，历来有各种各样传闻，还有一种说法与上文完全不同。

袁世凯到上海，本为访求其父执而来，但由于少年血气未定及惯性难改，初到十里洋场的繁华之地，就被这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所吸引，不禁心荡神移，从而终日出入烟花巷中，流连忘返。他所带的盘缠本来不多，因此很快就用尽了，于是又典当了衣箱行乐。在妓院中，他眷恋上一个叫吕商英的名妓。此人是苏州人，相貌一般，仅为中

相人，但却异常慧黠，对于狎客，往往以狡诈待，而且玩人于股掌之上。袁一见倾心，推之为女中豪杰。商英善于弹琵琶，袁也精于这项技艺，认为她是知音。二人经常在室内相对弹曲，并赠之以联：

商妇飘零，一曲琵琶知己少。

英雄落魄，万年岁月感怀多。

一天，商英对袁说：“我想以终身相托，君意如何？”袁回答说：“我是寒士，那里有藏娇之金屋呢？”商英说：“惟有豪杰才能识豪杰。我知子为非常人，故为此言，子何故推辞？”袁含笑答道：“好罢。”过了三天，商英拿出一个鼻烟壶，付给袁，并且说道：“这是我用计骗自某公者，子把它卖掉，可以填满鸩母之欲壑，把我赎出。”袁一看，果然名贵，约可值数千金，就携之而去，但从此不再与商英相见。商英知道受骗，但已悔之无及。袁世凯手头越来越窘，就托人将鼻烟壶以五百金卖给了陆巡道。陆巡道是王雁臣的亲戚，他认为买了便宜的古玩，就携带鼻烟壶请王雁臣鉴赏。王见了，惊讶地说：“我曾经在袁保庆家见过这个鼻烟壶。”又仔细盘问这个鼻烟壶从哪弄来的，才知道袁世凯已来到上海四十多天了，马上打发佣人把袁找来，质问他：“你到上海这么多天了，为什么不来见我？你把丰厚的家产挥霍尽了，现在又变卖你父亲遗留下的珍贵玩物，怎么这么无情无义啊！”袁世凯很内疚，开始不说话，后来讲了事情的经过，并表示悔改，请求收留，愿为王雁臣效劳。雁臣说：“我是一个水利厅同知，没有什么差事给你干。你如果能够改过自新，我一定为你另想出路，找个合适的地方。”此后，袁世凯把自己紧紧关在屋里用读书来表示自我谴责。后来王雁臣给他写了推荐信，让他去投奔吴长庆。临行前，为他代赎了玛瑙鼻烟壶，并且说：“这五百金是赠给你的路费。”袁世凯辞谢了王雁臣，启程上路。

吴长庆是个很爱才的人，又和袁家是世交，一见袁世凯，就急切询问他是否参加过科举考试，当听说没有参加时，就明确表示，希望袁世凯能通过科举考试得个好出身，并让他以门客身份住在府内读书，准备考秀才。袁世凯自知自己写的文章，技巧不符合程式，恐怕达不到要求，就私下用三百金请人替他作文章，因而得到吴长庆的好感。

袁世凯的心思并不用在读书上，他经常和吴府的一些幕僚谈论治兵的方法，大家认为他在这方面有独到见解，很少有人能够相比。吴长庆开始不信，后来听他所说的话都很有道理，就让他办理营务。他做事有条有理，很称职。吴认为他是个奇才，按功授奖，不断晋级，升官为道员，进京接受皇帝接见。吴长庆又为他写信，让他持信拜见李鸿章，信中极力赞扬袁世凯，从此之后，袁世凯成为李鸿章的门下客，这就是袁世凯进身的开始。

结识李莲英与练兵小站

袁世凯从朝鲜逃归后，郁郁无聊。一天，在京师酒店中，突然遇见了阮忠枢。二人同舟一别，不觉已逾十年，这时重逢，喜出望外，于是握手谈心，各道近况。原来，阮忠枢当日与袁别后，至京应试，高捷南宫，一试即中，于是春风得意，趾高气扬。但是不久，由于争夺一名妓女，以致触犯了某贝子之忌，对方找了个借口，将他罢黜。阮忠枢久居京师，境遇越来越窘迫，迫不得已，就到太监李莲英亲戚某某家，做家庭教师。阮忠枢谈完自己的经历，又询问袁之境遇与志向，当听说袁想要在仕途上找一出路，沈思了一会儿，说道：“君何必舍近求远呢？敝主人之亲戚李莲英，为老佛爷（指两太后）所宠幸，如果能以巨金为彼

寿，则何患事无所成。”袁世凯听了，大喜过望，就请阮设法帮忙。经过斡旋，李莲英同意帮忙，于是阮陪同袁世凯去见李莲英。他们见面后，谈得非常投机，李对袁道：“君之愿望，吾心赏之，不过，宦官没有荐举之权，我当另找一当权者，把君介绍给老佛爷，保君满意”。于是就叫袁世凯结纳荣禄。当时荣禄正任军机大臣要职，且为西太后外甥，声势显赫。袁考虑到与荣禄素未谋面，因此面有难色。李说：“这没关系，我作书一封，你拿去即可。”袁持李书，谒见荣禄，果然受到礼遇。袁乘机拜荣禄为师，自称弟子，荣禄大为高兴。不久，清廷鉴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失败，知绿营兵已不可恃，想要仿照西方各国，训练新军。在研究练兵大臣人选时，荣禄极力保举袁世凯，而李莲英在旁又交口颂扬，于是西太后就命袁世凯为练兵大臣。袁受命后，在天津小站一带，筑营房，购马匹，募军士，开始训练新军。

与幕僚秘密冶游

袁世凯练兵小站时，阮忠枢已辞李莲英亲戚之馆事，参予袁之幕府。袁经常与阮忠枢等幕僚，偷偷到烟花巷中，征歌选舞，寻戏作乐。但又怕被别人所知，每当去妓院，就打扮成商人模样。当时有一个名叫小玉的妓女，雪肤花貌，楚楚动人，阮忠枢一见倾心，想要为之脱籍，娶为侧室。但鸨母以奇货视之，要价极高，以致所议未能实现。阮忠枢为此闷闷不乐，就与袁世凯商量，并拟借款赎她，不料却遭到袁之拒绝。阮忠枢见他忘恩负义，心中暗骂不已。过了几天，袁忽对阮说：“小玉颜色，不过平常，我劝君不要把她想的太好。昨天某友人，谈到某妓院新来一个吴门名妓，娇艳无比，色艺双金，不甘心沦落风尘，想要从良，只要人可

以，不要分文。现在我陪同君去看看可以吗？”阮忠枢答应了，就随之而往。到了一院，入门之后，只见红烛高烧，氍毹铺地，有一美女，盈盈而出，众人一看，都愣住了。原来此女不是别人，正是小玉。阮忠枢迷惑不解，急问其故。原来，袁世凯对于阮忠枢的恩情，并未忘记，一直是耿耿于怀，他见阮迷恋小玉，就暗中派了家丁，用三千金把小玉赎了出来，还租赁了宏敞的房屋，购置了华美的陈设，雇佣了许多仆人、婢女，共费万金以上。这天晚上，故意请阮一来，纳小玉为妾。他之所以不先告明实情，就是要使阮惊为奇遇，以博一笑。阮忠枢从此果然对袁感激无地，成为死党。后来帝制发生时，阮为袁多方运动，大概也就是报答袁的所谓“恩德”了。

龙须

袁世凯三十七岁时，已为练兵大臣，为了壮观瞻，令人望而生畏，就开始留胡须。俗例，留须者必命术士挑选吉日，这一天亲友纷纷道贺，而主人要以酒肉款待亲友。袁平时最信五行之说，况且留须又是一生中大事，更不可草草从事，因此找了个术士。术士选了两日，一天是龙日，一天是虎日，叫袁自己决择。袁问：“何以谓之龙？又何以谓之虎？”术士说：“没有别的，龙者代表文，虎者代表武。”当时袁方拜练兵大臣之命，亲友们说你是武将，应该选择虎日。袁却不以为然，最终选择了龙日，并认为龙也是勇的象征。从此以后，亲友见其胡须越长越长，就开玩笑地说：“这是龙须啊！”他的胡须，辛亥革命后改成威廉须，称帝时又改成乾隆须，因此，龙须的说法，已不为人所知。称帝后，有人知其事者，就提起此事，并开玩笑地说：“这大概是龙须之泛滥应验吧？”

士兵头脑中只有袁的偶像

清朝政府在政局危险的形势下召袁世凯出山，本来是希望他能尽忠皇室，然而当时北方军队只知道有袁宫保，而不知道还有个宣统皇帝。相传他平生练兵的秘诀，颇为使人发笑。他的方法是十四个士兵住一个棚，每个棚内都供奉袁世凯的画像，士兵每天早晚都要焚香跪拜一次，并经常派官员来兵营演说，讲这个偶像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应当服从他的命令，所以虽然袁世凯被解职，数年没有声响，但等到他再出山，旧日的潜在势力依然存在，因为士兵头脑中只有一个袁世凯的偶像，只知效忠于袁世凯。

计杀大师兄

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后，济南义和团大师兄听说高密、昌邑等地人民，为抗议德国修筑胶济铁路而掀起了反帝斗争，也组织力量，准备响应。因此，袁世凯一来，就率领教徒数十人去拜见袁。袁拖拉着鞋迎接他们，入室后，以礼相待，满口称赞义和拳的神术。大师兄误以为袁会请自己相助，驱逐洋人，便说：“洋人欺人太甚，强筑胶济铁路，还霸占田产，杀害人民，无恶不做。袁公身为抚台，怎能忍心坐视亿万生灵，深受荼毒，而不援助？”当话说到这里时，教徒们掌声雷动。袁世凯连连点头，慢慢地说：

“对于贵团扶清灭洋之宗旨，本抚深为赞成。但本抚如何援助人民呢？”大师兄慷慨激昂地说：“没有别的办法，今天的事，只有上下一心，杀尽洋人，不留余孽！”袁世凯又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说：“洋人武器锐利，恐怕难操必胜之算。”大师兄笑着说：

“只要大人同意，一切由我们负责。我们不

怕洋人的枪炮，有奇术可破它。”袁世凯说：“我不信！”还没等大师兄回答，众教徒异口同声地说：“大人如果怀疑我们，愿在大人面前试验试验！”袁表示不同意，并且说：“如果在试验时，诸位受了伤，岂不加重了本抚的罪过？况且，过几天和洋人对垒，岂不又少了许多健将？”众人都说：

“我们是自愿，即使受伤，也和大人没有关系。”于是袁世凯说：“好罢，如果受了伤，可别怨本大人。”说完，就偕同大师兄及众教徒来到巡警校射场上。然后召集许多荷枪实弹的卫士，围住教徒，并命令卫士举枪瞄准教徒。这时，教徒们散开，四、五个人为一组，各提红灯，举刀向空中，禹步画符，口中念念有词。大师兄与袁世凯并肩而立，请袁下令开枪。袁手一挥，卫士们举枪

射击，众教徒伏在地上，又起来，这样反复三次。袁故作诧异的样子问卫士们：“枪已实弹射击，为什么不出声？神师果然有奇

术！”边说过看大师兄。大师兄一本正经地说：“可见我们没有欺骗大人吧？”话还没

说完，忽听枪声一响，大师兄倒地而亡。原来，这都是袁搞的鬼。他本知拳民所谓的奇术，无法破洋枪，却故意激拳民试验。初试验时，又预先嘱咐卫士放空枪，拳民以为火器无效，所以自鸣得意。然后，袁又乘拳民不备，让卫士以小手枪击毙大师兄。大师兄身亡后，袁世凯面色一沉，杀机毕露，大声叱道：“尔曹以左道惑众，自诩能御枪炮，今天我将试试你们的技术，如果饮吾弹而不死，我将重用你们，否则，别怪本大人手下无情！”说罢，命令卫士开枪，枪声响处，众教民倒地无数，拼命向外冲去，但几次都未冲出。袁一摆手，命令卫士们停止射击，然后狞笑着说：“我杀你们，如杀猪狗，现在姑且赦免你们，回去后要洗心革面，不许再以邪术惑众。如果再犯，格杀勿论！倡言排外，罪当万死！去吧！”说着，挥手让卫士们把教徒赶走。然后，大笑着回去了。

设毒计杀妾害仆

在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他共有五个姬妾。其中三个朝鲜人、两个中国人。除了第三妾出身朝鲜名门，第一、五妾是天津名妓外，其余都是婢女提升上来的。传说五妾名叫红红，在天津烟花丛中很有名气。该妾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候补同知段芝贵用重金买来赠送的，因此，段芝贵谋得了右翼军提调的职务。红红姿容美丽出众，并且弹得一手好琵琶，聪明伶俐，很会解人意，袁世凯极为喜爱她。红红因得宠，常常独揽专房，但她为人杨花水性，十分轻狂，虽然夜夜侍候袁世凯，但还感到不满足。当时袁家有甲乙两个仆人，少年英俊，安排在内室干活。红红一见倾心，故意挑逗他们，久而久之，就勾搭成奸。虽说是三个人一起鬼混，却毫无妒意，相安无事。袁世凯每天绝早起床办公，深夜方归寝，因此红红恣情放荡，整天颠鸾倒凤。由于色胆包天，做事不够机密，袁世凯渐渐也有所闻，但假装不知道。一天午后，袁世凯突然进入红红卧室，看见红红和甲仆并列坐在床上亲密地说着悄悄话。看见袁世凯闯入，甲仆惊慌得要逃跑，袁立刻把他抓起来关进密室。红红则长时间跪在地上痛哭求饶，袁世凯却平和地说：“这事我不怪你，我已经四十多岁了，将要老了，你却正在妙龄，怎么能不厌弃我，而喜欢美貌少年呢？我猜测你的意思，离开我，恐怕是最好的办法。你再想想，果然是这样，我愿意让你如愿。”红红疑心袁世凯欺骗自己，发誓与甲仆断绝往来。袁世凯立刻拔出利刀，大声叱责道：“不许说假话！不要做出假惺惺的样子。来讨好我，我要听实话，否则我杀了你！”红红被他的威严吓住了，唯唯诺诺地表示愿意。袁世凯却故意踌躇地说：“我的家不能任野鸳鸯双宿

双飞，只有让他带你潜逃，才能稍稍保持我的面子。”红红又哭着说：“我怎么忍心离开您走啊。”袁世凯又怒骂道：“你不去，我一定杀你！”红红不得已答应走，袁世凯才离开。

红红打开密室，放出甲仆，告诉他，收拾东西，准备和他明晨同行。袁世凯又召来心腹女仆，让她把这一切告诉乙仆。于是女仆把乙找来，偷偷对他说：“红姨很厌恶你，明天要随甲私奔远方，做长久夫妻了，你还不知道吧？”乙仆大怒说：“我待红红情义不薄，她怎么能抛弃我而走呢？我进去问问她。”女仆急忙制止说：“这样会把事情闹大的，让主人知道，对大家都不利。”乙请女仆帮助想办法。她说：“我看，你堵在路上把他们杀了，回来报告主人，既可以得到厚赏，又消灭了你和红姨私通的痕迹。”乙认为她的说法很对。第二天在城外果然杀死甲仆和红红，提着两颗人头返回，报告袁世凯说甲拐姨太太私逃。袁脸色大变，一本正经地说：“红姨要去泰山烧香，昨天她跟我说起这件事，我命令甲仆随她同去，你却胡说，污辱她的名誉，又断送两条性命。杀人者死罪，有明文规定，我要你偿命！”于是不容乙置辩，让卫士拉到阶下杀了。

袁世凯早就知道他们三个人关系暧昧，却借乙仆的手杀了红红和甲仆，然后又杀了乙仆灭口。对于家里的人，尚且用这样欺诈的手段，何况对外人？由此可想而知，袁世凯一生做事，总是施展诡谲手段。

依仗金钱势力

袁世凯常常对人说，天下无难事，金钱能达到一切目的。袁世凯的一生处在政海之中，事事能掌握主动权，固然由于手腕灵活，但更多的因素是依赖金钱的势力。他从进驻朝鲜到当上直隶总督就不用说了，从就